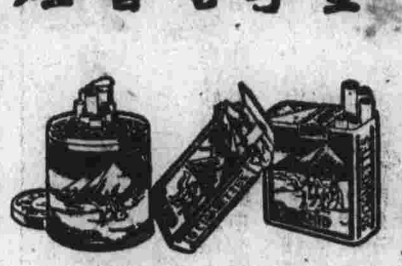
奮報

發行兼編輯人　陶知奮

公共租界警務處新聞紙登記證C字四四〇號



預告

△本報▽五月一日開始刊登

金不換君著　新型戀愛創作

喜相逢

內容描寫深刻，都七萬餘字，一氣呵成，無懈可擊，以動人之筆，寫動人之事，熱烈親切，讀之誠有盪氣迴腸延年益壽之妙。

投考郵務員

注意　欲希望錄取者　必需下列一書

最新初級郵務員試題窺奧

△每冊實售三角▽

代售（一）南京路英華街精美食品公司

地址（二）漢口路石路東美仁里卅六號

中華民國廿八年四月廿八日　星期五　第念八號　今日一張　本埠零售銅元四枚　[illegible]　編輯部　廣告部　電話：九〇四一一號　第一版

傳我軍克南昌　日方準備潰退

（重慶電）我當局今晨證實：我軍確已於昨日完全克復南昌，八一三中日作戰以來所未有。現我軍猶向四郊掃除殘餘日軍中云。

（香港電）桂林電：廿三日我軍攻克南昌正南萬家山、新村墟、廿四日衝入南昌、與日軍激烈巷戰、斃日甚多、高安奉新間正爭奪激戰、距奉新縣僅廿里、武甯方面在烟港相持中。

（重慶電）江西戰事昨日仍按照包圍南昌之計劃、繼續進行、已抵達距南昌僅二十公里之處。我軍界人士宣稱、包圍南昌之半圓形昨日已經完成、此間雖對連日勝利、極表樂觀、但同時亦讓防日軍誘敵之計。蓋我軍人數不多、竟接連收復高安及南昌附近之其他城鎮、深恐日軍撤退、別有作用、惟無論如何、我軍連日在江西前線大捷、則爲無可否認之事實也。

天天燈謎　第二八期

明日揭曉　●王曉唐製●

（一）吾不興也（打國名一）

（二）烟犯（打新小說名一）

（三）禁烟（打舊歷名詞一）

（四）邊卒（打國藥一）

市聲

女子擦鞋　首推潔履

最近女子擦鞋事業、亦盛極一時、惟此中實以貴州路一二四號（新新公司後面）巡捕房斜對過潔履女子擦鞋公司首創、人才整齊、手術高明、各位擦鞋女從業員、均受過相當教育、以服務社會爲宗旨、對客異常和靄、爲全滬女子擦鞋事業之冠、該公司不僅擦鞋染鞋、且兼有價廉物美式樣摩登之皮鞋及呢帽出售云。

小言

婦女界節約運動

●新記者●

報載：「中華婦女節制協會因戰後滬上人口集中、形成畸形發展、一般富戶、恣情聲色犬馬、窮極奢華、實爲戰時所不應有之現象、婦友界尤應痛自覺悟、提倡節約、特發起組織「節約勵進團」、以勸勉全市女界、由切身做起、從事節約、其推行方法、有努力獻金、提倡國貨、不飲酒、不打牌、不抽烟、不賭博、不上跳舞場、少做新衣、少吃西菜、少坐汽車等十餘項。」這十餘項工作、苟能切實推行、對於抗戰前途、實在是很有幫助的。

從前有一句老話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把天下興亡的大責任、完全放在男子們身上、實不特侮辱了婦女們的人格、而且也太不會遷就。如今時代是變遷了、婦女在法律上、既然享受着與男子們同等的權利、那末、國家興亡的責任、自然也該和男子們來共同負担的。而且、婦女們的能力、實際上也不見得比男子們不如多少。

我們希望「孤島」上的婦女、一致的奮發起來、在「節約勵進團」督促之下、戒除種種不必要的浪費、多做一些有利於「抗戰建國」的工作、以全市婦女數量之衆多、倘能切實從事節約、其結果必大有可觀、於己於國、都是有利而無害的。

昨日揭曉：第二十七期

（一）妻房自小讀詩書（打四子一）（解鈴）夫人幼而學之

（二）窮形畫相（打節氣名一）寒露

（三）蘭夢之相徵（打果名一）（徐妃）櫻桃

（四）五日京兆（打三國人名一）張任

獨得現金壹千元　紅丁香

包包附有現金贈券　人人有一千元希望

每包五分　到處有售

華商美星烟公司出品

南京路　馮氏老牌　陶園酒家

高等粵菜　早午茶點

老牌香腸　蠔油叉燒

第一支店　成都路威海衛路口

創設四十年　首推第一家

褚民誼啟事

民誼任中法國立工學院院長於今十有二年平素往返京滬每周兩次迨前年底國軍西撤卽常川駐滬專任院務誠以本院爲中法兩國所合辦不僅溝通兩國文化培植工業專材抑且有關邦交故民誼擺脫政治生活以維持本院爲唯一之職責[illegible]如者去年底汪先生離渝民誼於翌日始見報載事前絕未聞知事後亦並無任何表示乃有不諒解者揣測紛紜民誼深自檢點除到校辦公授課講學並醫書濟賑外終日蟄伏足不出戶有何活動之可言乃報載滬市各團體發　蔣總裁之電涉及本人姑不論其措辭全屬虛構卽所謂各團體亦均未見具名在先外間流言漸幾友朋有以見告者均一笑置之今則變本加厲不能不有所表白總之民誼之日常生活一如往者維持中法工學院始終不渝絕不參加任何政治工作用特鄭重啓事敬希

公鑒

吉茂源紹酒棧　遠年花雕

春風得意酒正濃

本號自開幕以來營業鼎盛，因敝號紹酒在紹設廠自製，聘有專門技師加功督造，故所出各酒，貨色比衆精良，最近由紹運到大批遠年花彫，味美可口，異香撲鼻，公館商號宴會送禮，漂亮大方，如蒙賜顧，格外歡迎。

電話地址：廣西路三二二號　叫酒專差送上　天天飯店斜對面　電話九五七〇二號

王寶和紹酒

宴會送禮　堂皇富麗

本號紹酒紹興設廠自製，味厚色香，最近由紹運到大批遠年陳酒，敬請各界駕臨暢飲，際此春光明媚，及時行樂之時，一舉數得，何樂不爲。

總店四馬路浙江路口　老店南京路三五二號

總號電話九四七六八　老店電話九六三八一

上海南京路浙江路東

老九綸綢緞呢絨局

春季大減價　犧牲貨品千餘種

握綢業權威　創薄利主義　貨高價廉花色多

電話九三五〇〇號

老協大祥綢緞棉布莊

新出各種國產春裝衣料

本莊自設織造工廠新出各種國產春裝衣料花色齊備應有盡有定價常年低廉一律足尺加三歡迎各界參觀比較

總店　小東門外大街

大世界支店　大世界南隔壁

八仙橋支店　八仙橋小菜場

藝林　第二期

●徐邦達編●

月出二次　●每月第二第四個星期發刊●

編者的話

本刊又延期一天，因爲鄙人忙於歷代書畫展覽會結束事務，分不開身，以至連誤兩卯，歉罪之至，要請讀者諸君原諒。從第三期起一定可以如期出版，第三期有藝壇名宿某某先生的名作發表，他的尊姓大名要向諸君賣一賣關子，請下回分解罷哈哈。本刊歡迎投稿，凡是關於藝術界中有趣味的故事新聞，尤其合適，刊登後奉酬綠猗社員書畫作品，以結墨緣。

「歷代書畫」過眼銘心錄（一）

歷代書畫展覽會，已於廿五日閉幕，記者日日蹀躞會場，於陳列珍品，一一詳讀而細味之，凡僻性所喜，則濡筆記之，累牘成篇，以實本刊，雖明日黃花，亦雪泥印鴻爪之意云耳。

李唐去今已千年，眞跡希如星鳳，周昉戲嬰圖卷，實爲傑筆，卷經南宋內府祕藏，有德壽小璽可證，元賢張雲門高青邱錢原溥三家題之，人物位置，高下錯落有致，鈎紋精勁，體貌豐豔，宋下無此風格也，淸時入朝鮮安氏，載墨緣續錄，有安元忠名印，元忠爲儀周之子，故知續錄所記、皆元忠後收之物也。

宋畫有湯叔雅梅鶴大軸，繁花亂插，滿紙浮香，全無隙地，猶有趙昌鋪殿花遺意，可然用筆簡拙，居已開元賢王若水，張子正輩先路，叔雅爲補之名甥，畫梅能自出手眼，不作疏枝冷蕊，紹分家遺法，爲可尚也，留身有元人韓性一題，韓名明善，醇儒也。●徐邦達●未完●

國畫之臨摹與創造

國畫之道，錯綜繁複，卽以臨摹與創造二事言之，亦各有不同之持論，（一）尙復古者，偏重臨摹，（二）倡革命者，力主創作。前者只知刻意師古，惟恐不似，以致囿於古人，不能自拔，其弊也個；後者則謂筆墨當任性靈，不必準何法則，其弊也滿紙塗鴉，生意索然，實二者皆非也，蓋繪事之妙，在能運用性靈，傳寫物狀，然須點染運用之，以濟其用，王麓臺有言：「文沈唐仇以及董文敏，雖用筆各殊，皆刻意師古，實同鼻孔出氣，邇來畫道衰僧，古法漸湮，人多自出新意，謬種流傳，遂至邪詭，不可挽救」，石濤論畫云：「古人雖善一家，不知臨摹皆備，不然，何有法度淵源，豈似今之學者，作枯骨死灰相乎」，知此，卽爲畫中龍矣。故欲曉淸度，必自師古始，雖然，師古臨摹，固爲習學者之終身事，若畢世臨摹，拘泥不化，所謂溫爲昔賢奴隸而已，故亦不可不言創造，會其用，故而知新也，是以臨摹之時，須惟恐不似古人，以求其法度，久之自能得古人精神命脈之所在，及法度詳熟，便可自出手眼，發揮一己之性靈，尤須遊歷名山大川，以擴心胸，不論一山一水，一樹一石，皆當處處留意，使胸中之山水樹石，非徒爲古人畫本中之山水樹石，如董源之寫江南山，王維之圖輞川，黃公望之圖富春，均以神妙之手法，爲自然傳神，至此，始可以言成家矣。綜上所述，可知臨摹與創造，須循緒並進，不能偏廢，學者苟能體此寫之，加以研究，何患不名世哉。●應野萍●

藝壇小報告

綠猗藝社社員孫六賓先生，上星期日與女畫家汪蘊琛結婚於青年會大禮堂，來賓到者數百人，皆藝苑知名之士，尤以綠猗社員爲多，一時喜氣洋溢，談笑風生，極賓主之歡，晚宴後，有知好數人，如邱橋農、俞子才、姚子、徐邦達等，羣至孫宅洞房哄樂，並促新夫婦對客揮毫，合作山水一幅，至子夜，盡歡而散。

歷代書畫展覽會，已於廿五日閉幕，開會十五日，參觀者不下數萬人，一致贊稱歎，尤以徐邦達張葱玉吳湖帆潘博山四人出品爲最精富云。●偵●

▶清王麓台山水眞跡◀

心遠草堂畫跋

（心遠生）

●元張叔厚白描九歌圖卷●

白描九歌圖、始宋龍眠居士李公麟、至今撫拓紛紛、幾如蘭亭聚訟、昭陵祖帖、不審作何觀也、此元張渥叔厚所摹、恐不盡李法、所親龍眠免冑圖眞跡、細生密針、以端謹目範、茲則淒驗掠道、俊鶻摩天、又如東晉士流、舉止率眞、譚言絕倒、一時有衛明鉉所寫洛神等圖、同其標致、蓋畫及元人、格乃一變、高趙黃吳倪王之於山水窠石、陳仲美張子政王澹軒之於花竹禽魚、皆脫略工妍、歸造平澹、不僅張衛二公圖繪人物爲然也、書楚辭者褚奐字士文、八分一守漢魏遺則、奐嘗於至正中宦游吾鄉、爲海寧州判、故尤切摹寫、張氏所圖九歌、猶有周伯溫吳孟思書辭數卷、詳載前人著錄、如子敬好寫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耳、此卷爲陸氏懷烟閣舊物、載吳越所見書畫錄中、聽松題後所去、沈宗伯歸愚書跋、今已亡之、前藏樂志堂林氏、丁丑多如歸敵餽、戊寅重裝記此。

●明陶雲湖寫生二種卷●

寫生二種、一作鞠竹、一作園蔬、無款識、有印文曰雲湖、題詩者十家、如李文正公東陽、倪文毅公岳、張文裕公元禎、傅文穆公瀚、呂蕙、焦芳、並見明史、吳海賢希賢、天順進士、投檢討、以傳讀學士卒官、餘蔡圻趙祥、馮玨三人待考、惟焦芳以臺閣重臣、阿附逆瑾、傾陷劉謝、即文正幾不免於厄、蓋小人之尤者、然此或有世文正之歎、然京卞昆弟、以及韓侂胄賈似道輩、時見於歷代名跡、後世亦往往珍之、蓊同器之數、於翰墨鑒賞之場、各負寸能、其題字藏壓、不以人廢言也、則此尤何恨、雲湖不著姓字、題詩中吳希賢有句曰、幾度陶生畫中見、故王夢樓書端、直以爲陶雲湖云、按陶成初字懋學、後更字孟學、號雲湖山人、寶應人、成化辛卯領鄉薦、緣他事被放、多才藝、詩文奇卓、書兼四體、畫備六法、李伯華中麓畫品、方以富春先生、雲白山靑、悠然野逸、於所寫花卉蔬果、列入淸季法、其賞翠可謂備主、如也春之瀟灑雋逸、筆筆有天際眞人想、後之白陽靑藤、聊堪攀跡、遺圖搜求維艱、頗不爲流俗所賞、聞吳中過雲樓顧氏、亦有雲湖叢篁水鳥一卷、爲夢樓王氏舊藏、則夢樓之題此卷、更可有據、它日者、當攜之過鐵瓶巷顧氏舊宅、訪艮庵後人、相出一爲印證、必有以忱然應聲日、將毋同、書此以俟、

★文衡山蘭竹眞跡★

舞場憶舊錄（十）

●開心齋主●

近見舞刊又有一新名詞曰：「吃舞肉」。義爲以舞男洩慾也，實則凡男子喜舞，卽爲食肉虎頭。未聞寡人無疾而樂於出資摟抱者！間有青年學生，以爲肉食者鄙，乃眞視舞蹈爲藝術，舞孃爲情人，然以尋幽探勝之區，妄作談情說愛之地，必爭大受刺戟，而後幡然而悔，廢然而返，晚矣！愚生長鄉間，弱不好弄，爲友朋所挾，亦入舞場，言既訥，行復拘謹，雖彼美有意於我，而我不解風情，罔知迎合，摟抱半載，一事無成，每遇絕妙機緣，往往失之交臂，今日追思，輒爲失笑。憶北四川路某舞孃，（仿戲報習語曰：名怨祕）大塊文章，色亦冶豔，以其爲紅星也，愚故試之，曾無半面之交，惟有一摟之識，乘酒戲邀之曰：「明日肯來茶室一敍否？」（其時愚爲洋盤，凡有期待，必於茶樓）應曰：「諾。」屆時果至，借一席，愚勸之飲，亦不拒，但限以一杯；吾友也，善飲，時同席九人，二吾友已不既，醉而嗔，不顧紅漸，於是把盞勸洽，舞孃已見春雲亂類，引鶴款座登樓，心既而酒酣耳熱，魂與色授，舞場女漸不勝酒力，促膝談心，更無顧忌，放浪形骸，似亦薄醉，當是時也，過量，人謂楚王之夢將成，巫山在距我魯男之風猶在，妙境不……

探。所以謂此艷福而不知消受者，一以年幼膽怯，破題兒第一遭，未免羞乎爲情；二以報紙所載，舞女控入誘姦之事，見機不鮮，弗敢造次。因循數日，會笑人一夕，愚又邀之……

談到吃蘋果

張佩君羞答答

鄰座佩君、滿面春風、與小開相偕而去、某君問小開曰：去吃蘋果、小開顧佩君，佩君曰：不敢，旁方知小開云佩君吃蘋果。（陶花江）

同命運作一次最後的搏鬥（十五）

佩的是在×五個家×號的都里的一間，十歲的時候在房裏，娘親的佩，就永遠閉緊了兩眼拋離了伊這人間，從此，她就在暗淡而乞求的生活方式下延殘喘着，在十三歲的這一年，她的父親更續絃了，一個潑辣的典型的繼母，於是她才完全不知道是什麼幸福，不知道什麼是光明。及到八一三的砲火，毀滅了伊父親的商業，在她繼母的慫恿之下，她才終於投進了這狂蕩的舞海。

這麼迫的悽慘的歲月，祗有一天比一天的更昏黑起來，雖然在極困難與不安定的環境下，她亦曾完成了高級小學的課業，使她稍稍瞭解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原理，然而在現今這環境，祇有增加她的痛苦。

她在這個家庭裏，完全像一架無靈的機器，每天爸娘要逼她交出全數的舞票，有一天，如果有一天她的爸娘知道了她的這秘密，這可怕的，有了幾個月的身孕，她的前途是任何人都能想像的呵！

當然，小朱對於佩的這種可憐的身世，他知道的比任何人更清楚，他想念，想念，不能放棄自己的罪責，他決定不再去告訴佩，便祇能冒一次最大的險，同這垂死的命運作一次最後的搏鬥了。

◆麗都喜鵲兒陳露，甚多。影昨晚又在大華通宵演出，陪侍者爲西裝少年，陳妹頭上插鮮花一朵，似新嫁娘。

◆大都會楊文英，風頭甚健，滬西各舞場都在明搶暗奪，然而這却反難爲了我們楊小姐了。

◆仙樂朱莉莉，有一個四眼穩客，近好久未見前往報效，據說該客常偷百樂門，大概是找到新戶頭。

◆逸園徐鶯鶯，尤物也，交際手腕不壞，行動不拘，浪漫色彩過重，難免被人攻責。

◆中央李萍，一件黑大衣，一件紅大衣，昨天筆者看見她們兩人在愛多亞路，手攜手，同入大華，並來生涯，漸趨冷落，大概是去跡茶舞的吧。

◆國泰蕭玉琴，二西裝客任保鑣。

◆百樂門林小妹，天不見到舞場，大概有了什麼特別事故？抑或病了？

◆百樂門王美君，昨天在靜安寺路馬霍路口，同一個長腳西裝客，娓娓情話，樣子有點肉麻，路人爲之注目。

◆百樂門林小妹，淡裝素抹，昨晚偕一中年男子在惠爾登出現，狂跳華爾滋。

本報創刊紀念·優待定戶·一個月四角·三個月一元一角·半年二元·全年四元·「一個月爲限」

于右任書法之眞膺觀

·佛·

當國要人于右任氏之書法，誠爲書中仙品，以視彼若干字匠之俗筆，間不可同日而語。于氏之書，海內飽鮮抗手，則人於敝帚，尙多珍之，于氏宜如何惜墨如金，況又身處要人之林乎。顧于氏獨不然，生平既未訂潤格，（按于氏取潤，祗民國十九年，因捐助陝西孤兒院基金，每件取潤二元，「除此以外」，從未以作品易阿堵物）而於求書者，又不論其爲同袍，爲好友，爲素昧平生者，爲商人，以至於販夫走卒，引車賣醬之徒及茶役等，胥無不欣然應命，決不藉故拒抑，抑且愈爲世俗目爲低賤階級之人，于氏愈樂爲之揮洒。以是于氏之書，遍於海內，登高鷗，入巨虞，區十九能見高懸之于氏墨寶，即蕭齋草舍，亦恆有于氏妙筆，點綴其間，若在通都大邑，則于氏所書之市招，又到處挽映於眼簾矣。于氏作書如此之多，當爲歷代書家所未有。亦以此故，人於于氏之書，於眞膺上，乃皆認爲一値得研究之問題。

且以爲膺品必較眞迹爲多。緣于氏貴爲要人，當無日夜揮洒，以饜求者之理。則除秦好之外，餘自屬諸挺刀人矣。信然，于氏書中，不乏膺鼎，因于氏之外甥周伯緘君，摹于書法，已臻神似，即祕書科長等，亦多能得其貌似，且皆欣然願代于氏捉管者也。故鑒別于書之眞僞，確爲一有趣味之問題，惟世之判別于書之眞膺者，恆謂下款鈐章單顆者爲膺品，雙顆者爲眞迹。又北魏行書多眞迹，章草多僞托云云。

實則不然，圖章之單雙，當由于氏隨意鈐之，與眞膺絕無關係。北魏行書多眞迹，又恰相反。須知周伯緘君臨摹最肖者，即爲北魏行書，故于氏之北魏行書中，出周君手者，數不在鮮，然此無人能爲辨別，因即于氏本人，亦擇別迷離，不能知誰爲己書，誰出周君矣。若章草中雖亦有周君書者，然已不難識別，若他人書者，更可一望而知，因于氏之章艸，益臻神化，故摹之者雖慧如周君，亦難神似矣。

民國野乘　政海塵夢錄（七）

回面楚歌一命嗚呼（五八）

今史氏

如今要寫到各省紛紛起義的情形，先要把梁啓超蔡鍔師生兩人一提，自從梁啓超發表一篇大談政制的文章之後，全國民心早已給他震動的，再說到蔡鍔和他合作，向西南諸省作反對帝制的活動之後，第一個發動的，便是那雲南的唐繼堯，梁啓超義不容辭，也離開天津，到西南主持反帝工作，廣東的岑春煊將軍，也極力協助，當時便組織了一個軍務院，各省贊成的很多，這軍務有指揮全國軍政，籌備善後之權，儼然與北京袁家政府處於對立地位。

軍務院宣佈成立以後，當即推舉黎元洪爲大總統，唐繼堯任正撫軍長，推舉岑春煊任副撫軍長，又推舉蔡鍔劉顯世陸榮廷李烈鈞陳炳焜呂公望爲撫軍，梁啓超爲政務委員長，又委唐紹儀爲外交專使，王寵惠爲副使，皆駐上海辦理外交專宜，唐繼堯因爲雲南方面的軍事，非常緊張，以及協助蔡鍔訓練新兵，不能分身，所有正撫軍長的職務，便由岑春煊代理。自從這軍務院成立以後，江蘇督軍馮國璋在南京也組了一個南京代表大會，長江巡閱使定武軍大帥張勳，也不甘落後，在徐州組了一個十三省將軍聯盟會，這十三省聯盟會雖沒有戲院裏十三旦大會串的熱鬧，終算還能應時，而上海方面則有亞細亞報館的兩度被炸，鄭汝成被刺，以及十二月五日肇和兵艦的猛攻高昌廟製造局事件連續發生，到十二月二十五日，蔡鍔在雲南起義的時候，那時各省早已佈置就緒，袁世凱雖在民國五年元旦日觀顧稱帝，早已四面楚歌，包圍在垓心裏面了。

春鐙散記（五）

天府之國

（長虹）

四川命名之由來，有兩說，一說「宋置益，梓，利，夔，四路，故名」，一說「境內有岷，瀘，雒，巴，（按岷就是岷江，瀘爲大金沙江，雒爲沱江，巴即嘉陵江）四大名川，故名」，因兩說均與實際近似，所以全今未有定論，川省在古代屬於禹貢之梁州，亦稱蜀。相傳黃帝子委蜀山氏女，後裔封於蜀，故名，武王伐紂時，蜀曾派兵參戰，秦惠文王時，司馬錯伐蜀滅之，至始皇時，分爲巴，蜀兩郡，漢時蜀益州刺史部，又置巴，蜀，廣漢，犍爲，越雋五郡。三國時漢宗室劉備，據此稱帝，與吳魏爭雄，唐時分爲劍南，山南兩道，後置東川西川二節度使，宋設益，梓，利，夔四路，元設四川行中書省，明置四川省，清及民國，仍沿用未改，四川位於長江上遊，東界湘鄂，南接滇黔，西毗西康，北連秦隴，周圍崇山峻嶺，中部則洪流蜿蜒，平原開敞，所以稱四川爲盆地，因爲北倚劍閣，南接長江，瞿塘三峽，扼東部門戶，瀘定鐵索橋，控西路咽喉，山川險固，財貨充溢，地利之優越，物産之靈富，眞個「天府之國」。民國以來，川省陷於軍閥混戰局面，所以有「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的諺語，抗戰軍興，國府西還入蜀，全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機關，及重要工廠，咸集中於是，故川省乃充滿蓬勃朝氣，被視爲土耳其復興之「安哥拉」，成爲新中國之孕育地，且交通建設，突飛猛晉，蜀道之難，時之今日，不復及矣！

挺刀六記（八）

張慶霖撰

附記之二　斯人憔悴風義屬伶官

芳君正當妙齡，傷政之餘，專心檀板紅牙，蓋欲以歌妓馳名，延譽平康，既與申叔有同好，梨園中遂時見其芳蹤。

一夕，都中三慶園，貼汪桂芬之坐宮，楊月樓之挑華車，劉趕三之變術會，及其他名伶之拿手好戲，珠聯璧合，諸伶傑作，同時漏臉，千載良機，信屬難逢之盛會，知音者固早蒞臨欣賞，即門外漢亦聞風而來湊熱鬧，高據座中，以致後至向隅，彼時尚無有如今日之梨園，客滿拉柵之舉，故絡繹之觀衆，潮擁山排，鍾接肩摩，甯願延頸翹足，辛苦竚立片時，亦足慰情，聊勝於無耳。雖然，觀此，殆可知當時社會風尚，上而公王大臣，下而販夫走卒，無人不喜一曲高歌，所謂「九城猶唱叫天兒」之時期，尙不知聯軍已抵城下，其醉生迷死之情形，於焉已盡。

申叔是夕恐興向隅之嘆，不待晚餐，即已佔據池中，黃福亦復老興勃發，隨來聽歌，獨芳君在事前雖曾預定佳座，不料忽有貴客赴其妝閣茶園，坐久不肯去，又未敢棄之不顧，致慢貴賓，陽與周旋，陰實心猿意馬，懸念園中，深慮好戲之錯過，殆客行，芳君急命車，趕赴三慶，巨耐定座已被捷足者先登。

馬二先生　君子懷土

·時遜·

馮叔鸞，直隸人，兄弟共四，伯早死。仲兄小隱，供職交通部郵電司多年，歷供職各省電報局，性嗜歌，喜評劇，所爲文，散見南北報上，署筆名曰尊譚室，蓋即尊譚吁天耳，其季弟曰和圯，嘗創獨身之議，後當兩鬢已亂，忽變主義，有人見其與同居者，則爲一髭鬚紅顏，主義忽變，非無故也。叔鸞行三，寄居邗上多年，生平甚歡，亦與其仲兄小隱同，少年時，不時登場，文章，抑且擅長，粉墨登場，劉謝報人，別署，不能發揮大志，一度走濟南，旋何海鳴，獲馬二先生，任張宗昌之直魯部參謀長職。馮生平有知己二人，一爲吳鐵城，一爲張季鸞，民十七年後，南遊珠海，得托枝寄，旋吳長上海市，馮任市公安局祕書，至三年之久，局長數易，馮終不動，皆吳之庇蔭耳。戰前，馮任上海大公報一副刊編輯，即張季鸞之汲引，月薪五十，不够生活，實際馮每屆後爲馮婦，大公報停刊移港，馮忽不知去向，近有人由南京來，謂馮現主「維新」「內政」「土地司長」之職，月薪七百元，綽血餘裕，頗稱快意，惟烟霞之嗜，懷士所需，日須開支二十金，是其七百元所得，耗於一切生活者，月祗佔百分之十，故其現狀，名位符其嗜好，雖似快意，實仍未能十分大快，奈何奈何，至於「內政部長」陳希晉，前嘗任上海市公安局長，論誼，固爲馮之舊上司耳。

三路並進之汪家輿論

·由也·

今日之汪精衛，已成騎虎難下之勢矣。蓋設汪表示悔悟，重返重慶，中央自予歡迎，而恢復其職位。然汪非大勇者，面子上無能堪此，難以爲情，固莫此爲甚也。然使汪而置身事外，作壁上之觀乎？則其政治生命，將由此告終，而勝利之日，更無異蓋棺定論之時，永受千秋萬世之唾罵矣，故爲私人之權位利祿計，惟有破壞抗戰，實現和議，則重登政治舞台之日，即惟我獨尊之時，而他年功罪，在彼或亦以爲尙在未定之中矣。然在今日環境之下，欲打破反對之空氣，計唯有廣植一家之輿論，而上海既爲全國之觀瞻所繫，而在破壞信念上，尤佔地利之勝，計謀則相當，輿論之一發生麻醉效能之後，即可事半功倍矣。因此特撥鉅款，使其左右，作三路之進行，即一爲收買報紙，一爲出版報紙，一爲羅致人材，此三種工作，努力已久，目前某晚報是否成功，尙難判斷，第二種之解決，最大難題，料現已在談判，即以一萬三千元之代價，收買一印刷所之用。第三種但爲利用經濟上之援助，無氣節之輩，汪家不惜，以此相勗，故其收買之效，頗現成功，嗜吃出，其實三之數，湯之處，也。

亂話三千續集　九六

在法租界共舞台，十四年前，唱戲一世，有一個伶工，到處碰壁，然而憶民前，滿名唱戲，貴爲台柱，香水仍排在大軸，前台主以坤角名且小戲碼，戲方下場，台下觀衆執意，小香水如火如荼之秦，空城計登台，嘯而散，台下祗剩八個半人，草草終場，當晚即向台主告病假，翌日報端，以貴無貴之戲碼矣，後來北返，殆爲慚，即一病，造成疾，來海上，此爲愚親眼目擊者，所謂八個半忠心看客，即有愚在內，只能算其時愚年方稚，看客也。半個。

又是八個半：因實爲僞之瞞竊，偽稱武生，想起一件事，舞台以又使愚時，亦一路舞起路以來，何月作過不接何，京角山青黃不能，且渡不能，一戲極生，青衣之尤者三馬，本鐵公雞，乃武，少派，祇三作傑四本，戲劇海，自鳴得意，何以惟四，故每星期輒上演三四次，別打一，縱有眞刀眞槍，特別戲無，武生亦以好曲子多唱，打，味，使觀衆漸生厭心，無武，正三伏天氣，流汗鬧，時，戲院電扇太少，心浮躁，石參參無幾，愚與家人觀客，九時入場，樓上香客以一人，七個人，樓下正廳，無，祗七個人，又恰爲八個半，家人，何，雖小觀衆皆沒，與等是，晚日，悉然小小年紀，亦精一如常，彩生惻隱之心，此看打油，然凄慘場面，不覺看，等都是「茄門」耳。

武俠黨會長篇小說　血寶塔（一三一）

·汪劍鳴著·

七……剿反賊五省大興師

端的是一個將材，他任老師有疾之後，一力擔負了調度的任，死守馬蹄嶺一帶，阻止賊人南下，雙方膠着，至於西路賊兵劉赤虎是一個有勇無謀的東西，在以外十里處，已經給川陝兩路人馬合了圍，將他困在臥雲山下，華令縣動彈不得，祇因爲陳嫦兩都督神經失常，請贅調治，所以部下還在待命而毫無作爲，北路高鷸子得到了北犯的大道，就開始盡動，無奈遇到了霍梁凌樊胡男女五太保，是智多謀兵强將勇，拉着後腿，不犯則已，你一犯必敗，真是氣悶極了，何況內中還有鐵玉二人在拉着鼻腫，再犯，又是祈將覆師，正自沒法可想哩！這是妖道作法之後得到的消息，大概情形，現在且說上燕師方面，唐大蟒一犯就碰了人俊的二次密報，說是防守森嚴，無法下手，凌會清說：

「這樣看來，賢妹卻不得不辛苦一次了，我曾聽說過左道術，竟能致人于死地的呀，豈能延緩下去嗎」。猩人美也凜然色變道：「可不是，而且給她捉弄的人，都是十二分緊要的啊！」上燕點點頭道：「我何嘗不知道要緊，祇是……好，這樣罷，人美妹妹，你來，我有幾句話對你說咧……」

他說着便回到後帳去，猩人美也便隨她走進後帳來，她粉面一紅道。

「妹妹，你可知道我爲了什麼緣故不到當山去，參拜師父，有得罪老師的地方，「這個誰又能知道，是什麼碩意呢！或者你必何，我敢得罪他老人家麼」。人美笑道，「還可是瞎說，又爲了不敢去呢」上燕便走近一步，附着她有耳朵說：「不是這個，不是這個，我去年多月裏與趙撫台成婚，更沒有那麼巧，信水已經三個月不來了，還眞是孽障，有身孕的人，佛身最忌的，我想請你給我去一次，愈快愈好」人美失身笑道，

本報定戶現由大衆服務社遞送如有遺漏或遲到請撥電話九四零一一以便隨時改善　本報發行部啓

中州七霸天（十二）

紅綃

第一霸（二）儆贓官署外炕龍蝦

既入呂府，一則餞於呂翁之家教，再則正室莫氏夫人，待之如胞生姐妹，恩威並濟，漸成好人矣，十九歲生女，蜜卿十三，乃母三十二，正猶虎狼之年，呂翁年事漸高，對於韓房之間，實有「中年妾似方張冠」之感。莫氏夫人雖不善妬，奈老農力衰，不能耕種，花晨月夕，時有「髀肉復生」之概恨，每思迎風開半扇，消息透春光，又格於呂府家規竊嚴，中庭之後，向無三尺之僵，致落水雖有時，無處覓東君，在此萬分枯寂之環境中，亦唯有自傷命薄而已，送灶日之晨，攜小婢瓶兒，同入後園，將攀折紅梅，適樹藩亦在樹下，徘徊瞻眺。因孫呂爲通家之好，呂翁視之如子，故後房妾媵，向不迴避，李之於孫，早已具有野心，緣李之臥室，在中廳之後，西客室之第三間，而李氏之臥室，則在東廂房之第四房間中，雙方相隔，僅一天井而已，設在更移人靜後，有須一方面移樽就教，一方面虛掩其門，則無一人可知覺也，李命婢搬凳子來，小婢聽命去，孫李略一問答，而心事畢露，蓋孫之對李，亦具有不良之念，渠非貪李之色，乃涎李之財，欲藉私情撈得一筆銀錢，又可多一內應，僅須李氏在枕邊略進議哥，則可以霍困渠在呂家之地位也。平時雙方在窩中，眉語目挑者久矣。惜難得便，以如心願耳，此際千金一刻，豈肯輕輕放過。李即低聲囑孫曰：「今夜二更，可來我處。：：老兒今已至除夕，均在上房獨宿也，速回書齋，防爲人見也。」孫如奉綸音，無心讀書，急饒身假山背後。而入書齋，徘徊待天暮矣。

晚間，兩席在大廳，呂翁首座，帳先生，母子，用以款待男女佃戶，除夕分男女二桌，呂翁與子陪之，兩席在花廳，李氏陪伴娘嬸奶等，歡樂至於呂府，女僕役，一快入呂府，照例至前進廳，向一佃戶敬酒，帳股勤一年來之田畝出息，詳細報告，然後由帳房之子將一年來佃戶數目，即命家人分發，賞金紋銀，共分三種，第一種紋銀大錢，第二種紋銀二兩，第三種紋銀一兩，千錢，第四種紋銀八錢，第二等賞金各份，第三等，樹藩與李氏，皆若熱鍋上螞蟻，心急如焚，恨不立即完事，雖陪坐其旁，不啻置身於針氈之上也。

北平李麗之豪侈生活

·由也·

北平李麗，前於謠傳如何如何之後，曾一度被人目爲問題人物，退而其芳名亦因之益彰，邇利，爲人注目，比來欲用李麗伸於所謀得操縱，李麗殊不乏人，或以祭著，或以利欲，或以函請，或邀請所持條件托人，轉無不備極優渥，亦有一切祗須悉如李麗允其所請，無異爲合之聘請名角顧計，然李麗鮮有珍惜其聲名，今過對此成予謝絕，故至無其忽東忽西，惟據最接近李之生活者言也，各個欲借重李麗者，固實繁有徒，然李麗之所以一概拒絕者，則以近來經濟不成問題，故不爲利所動耳。至於李麗經濟情形之轉變，完全繫於上次之謠言，當李麗之謠言未發生前，經濟已相當惡劣，情形之下，享用已慣，生活問題自可想見，婆若不寧，已種出路求自其心緒經濟，一無所得，中間曾向人作各種請求，並未能如願也。然後此次謠言一出，且喧傳，經濟問題，竟得迎刃而解，緣其兩字芳名，於是李麗之豪奢，乃得於是仰慕顏色者，紛至沓來，用之不竭矣。取之無盡，李麗之生活，自不能享受，既豪闊爲目下之所未有，常自來坐擁，世人矣，多聞人言，再受李麗，於胡老信。

趙松樵之搗蛋客

台灣連台本戲集實之大談，紅三新有實集之蓮十台紀打座寺演所祭，共之，戲盛，戲能錄破之集，已火舞，業然，號，牙景，皆召，色特觀客，好角奇量鮮，至頓大，

君言及，閘談台一日忽接某所謂，彼稱貴舞台戲劇，尋欲集戲劇中怪之紅蓮寺，而我亦惜乎，劇中一暗爲快，極佳之紅蓮寺，尋欲集此某人，使人態度不甚以致該戲，中蓮之，中蓮之狀態，毛髮悚然，非能演三十次，賭劇深惶，如能今日請其撤演一天，明日重演，我則買座來觀，某君接電之下，不便置辯，斷惟有報以一笑，單獨擱置。

認眞無二，出場表演，免行之過火，但有時確論致生嘗議，遭至不愜，趙松樵一人，竟致電話指演一天，則求趙氏停演該台，賬房間，亦有與趙松樵表演時之狀態，未免誤解，行之過火，正可同日而語，抑或打此電話者，著意與趙另有私隙，蓄意搗蛋，亦所不免耳。（旁湖）

成功人小傳之十三　吳蘊初（下）

·晏然輯·

一位清苦出身的實業家

不料一經化驗之後，發現其中却含有「哥羅登酸鈉」的成份，因此，便採用分析蛋白質的方法，將國產麪筋化驗一下，覺得麪筋中也有「哥羅登酸鈉」的成份，後來經過多次的試驗，多次的研究，方才成功了理想中的調味品。成份於是便招集股本，開辦「天廚味精廠」，發行「味精」，和日本的「味之素」相抗爭，結果，竟把日本「味之素」打倒，直到現在，大家不談國產的調味品則已，一談總是推崇「天廚」的「味精」，確是名不虛傳的國產調味品中的鼻祖。

自「味精」風行後，天廚每年所獲的利益，是社會所給予的，自然也應該用之於社會。因此，吳先生認爲天廚所獲得的利益，便發起「清寒教育基金」來提拔有志而貧苦的青年，每年招致一次，切教育費用，都由吳先生一人負担。更於政府防空設備的重要，特將天廚盈餘十萬元，購買飛機一架，捐贈政府，這種對社會國家的偉大貢獻，實在使我們欽佩不已的。

如今的吳先生，他除了致力於「味精」事業外，更看到國防工業的重要，先後創辦「天原電化廠」「天利淡氣製品廠」，「天盛陶器廠」，滿足對于民族工業的努力着，這種不以一種事業的成功，便認爲滿足的精神，也是一般人所不斷的，仍然不以莫及的。

諧談

·哀王孫·

一日，與八郎等餐於「天天」飯店，對座一妹，美而豔，座客皆屬目，及其去，齊目送之，陶船曰，昔者，會觀金魚於某園，當飼魚者行近池旁時，羣魚皆衡尾相向，今日之事，毋乃相類，一友曰，譬之謂百鳥朝鳳亦可，妙哉，此百鳥也。

鄉間來老僕，謹而駭，一日，屬其購捲烟，囑去買「老刀牌」二匣來，唯唯出，少頃，攜蕭白二只入，曰：少爺，此二只蕭白，最老矣，能合意否。一笑置之。

鄉者服務於新式行家者，艱於乞假，故春屬在故上者，每興蓬山萬重之嘆，有二日以某銀行者，皆急於言旋，名曰省親，實則紋燕好返鄉，有柳抱一者，仇儷甚篤，每値例假，裝後，至家，天方曙，其妻猶擁被酣臥，柳入東室後，解衣入衾，妻慰藉之，少頃，柳欲敦倫，妻以其百里遄歸，阻之，柳怒，被衣出室見廳陳列祭天之案，，而掀之曰，我是所天也，前既來矣，又何祭爲，其妻飲泣於室，經當團慰之始已。

編輯室白事

糟兄正傳，因製版不及，暫停一天，希讀者原諒。

天天雜筆

世界上們男人家嘴里有什麼好話說得出來！」始恍然悟。

·動筋腦·

最善動腦筋者，軍火商人之外，電車公共汽車上之賣票員當亦爲此中佼佼，彼輩於迎來送往中，手脚不停之匆忙時間，猶得分心於另一事，電車中到處揭警告曰：「乘客須注意汝所付車資是否與車票價值相等」（大意），而賣票員則在時時計及乘客手中之票是否可賣利用，五分易四分，四分易三分，甲票與乙，乙票易丙，循環往復，應付裕如，其腦筋之敏捷，有非常人所能想像。

·天天雜筆·

吾友春趣人也，一昨値於途，曰：「老兄天天雜筆，吾嫂夫人太辛苦矣」吾不解其何所擬，三思仍莫明其故，以問吾婦，曰：「你

第三章　性慾之減少

性慾既爲人類之本能，而亦爲維持種族所必不可少者，故減少則可，若絕對禁止，亦非所宜，此實不可不明辨也，若誤認減少爲禁絕，則不特大違夫妻之義，且於種族之維持亦大起妨礙，而以生理言，性慾既爲人類之本能，過於禁遏，於身體上亦非所宜，試觀年老之處女，過時不嫁，則往往發生卵巢病，子宮病，以及精神衰弱或躁等，是可見也。

性慾旺盛者，須雙方同時行之，使一意圖禁慾而他方且禁慾，則夫妻之結合，全在性慾，則將因是而夫婦間感情爲之破裂者，知夫妻間無愛情之可言，設一方而性慾過强盛，則夫妻以求之不得，必轉而追求第二異性，夫妻於險，逐成仇敵，小之則離婚，大之則有發生生命危更可受絕對禁慾，於身體上既有妨害，而無益，故只不可禁止，大打劫，雖然，可稱有害於種族，在某種條件之下，實不可減少爲一時之禁慾，其一爲發生花柳病時，其二爲發生疾病時，其三爲月經期，其四爲妊孕期，其五爲

紅樓學祭

第六篇　殺身救父（六）

·紅薇·

翌日，午後，三毛踐約而往，茉莉果在焉，時，鳳姑與茉莉坐於前，相語，見三毛入，鳳姑起立，爲二人介紹相識，三毛回旱鱸，茉莉竇，惟未嘗交談。今見茉莉輕羅小扇，薄施脂粉，雖不十分豔麗，在鳳姑款彼以視，之但覺美甚，乃施展其媚惑婦女之手腕，時，與笑語，夜，鳳姑之助，以酒饌，飲，不善飲，今爲二人更番勸酒，情不可卻，勉强飲之，推波三杯後，茉莉素微醉，與三毛眉目傳情，遊詞相謔，益以鳳姑之懷中，鳳姑正在此，茉莉自忘其形，與三毛並肩坐，調鳳。毛乘機探手於伊之舌，五相調笑，茉莉竟芳心蕩漾，掩掩欲墜，三毛乘機探手於伊之懷中，「！」鳳姑曰：「宿於此，不必歸矣」、「三哥，汝」日：「寰，鳳姑曰：「儂醉矣，奈何」！鳳姑曰：「三毛，故意欲行，茉莉橫之以目，作欲留狀。鳳姑曰：「寰室小，亦可宿也。」鳳姑留其宿，喧，喜，嗇劉，媚屋惟三楹，不一爲鳳姑臥室，一爲廚房，一在鳳姑臥室外。

越日，陳三毛至劉嫗家，鳳姑笑容可掬，爲其挖灰裝煙，三毛謂鳳姑曰：「茉莉竟爲彼捷足，予心殊悒悒，伊來否」？鳳姑曰：「彼久不至矣」。三毛曰：「前數日，伊會來此，近日伊來否」？鳳姑曰：「汝能否喚伊來」？三毛曰：「汝何以不愛汝」？鳳姑曰：「汝何以不愛儂」？鳳姑娘，予未嘗不愛汝，惟日」…「？鳳姑娘：「終覺如何」？低語曰：「鳳姑不得三毛語畢，挖火遍，嘗三毛」！常思念及伊「？三毛曰：「總覺可愛」。鳳姑舉烟桿擊其臂曰：「啐，食肉：「？三毛笑曰：「終覺可愛」。三毛見其怒，急起，攜其手，婉言！可厭乎！」鳳姑曰：「三毛吸已欲行，鳳姑曰：「汝言道，歉，觀汝手段耳」。下，且吸且語，既而鳳姑曰：「三毛，汝欲食魚，可觀汝手段耳」。三毛曰：「汝信我言否」？日：「是日茉莉可至否」？鳳姑曰：「期以望日」。三毛曰：「汝信我言否」？

頤花常好（七）

哀豔絕倫短篇事實

·瘦腰郎·

生雖口稱與景娘絕，而心懸景娘，固未能一日忘也，於夜闌人靜時，輒歎坐靜思，而心懸景娘，狀若癡獃，不知不覺中，淚斷續而下，母妹雖知生心事，不敢則聲，恐更感動生愛思也。是時，生母先擬以他女偶生，生卒以不能忘情於景娘，同時諸友與生爲媒論婚者亦相接踵，俱婉謝之。

生最會變遷者，人心，最難捉摸者，亦人心，半月後，生心又活，時正當歷新正，生藉拜年名，復往景娘家，此次之往也，除戈氏最幼兩姊妹對生仍一若以往之親熱，外故餘俱浮面敷衍一二語，生以與景娘此中另有一段文章，更不好意思與接近，自此行後，生祈能由此漸漸緩和空氣，亡羊補牢猶未晚，遂復日隔一日往視景娘，然景娘之態度，終不若昔日對生之親熱矣！以生測度，其或爲因婚姻糾紛，而怕難爲情也。

戈母稱：「二哥，汝年已屆婚齡，何不結婚」，伊母與作家常談，又涉及婚事，「其舅姑言，婚後亦甚麻煩也」，又談及景娘婚事云：「渠尙未結婚，但汝家人口多，負擔甚重，不能與生活困難也」，月入兩百金，如不能入二百金者，不必亟亟，所嫁婿需如何，此又爲己所發，蓋防日後生活困難也，然默付，確爲不可唯唯，但相去亦無幾，而人口衆多，負擔甚重，生與唯唯，足滅之事實，乃悵然出，尋思景娘及其母所談，殆不可泥也，之所發生，問題者爲一張向生示威之擇婿標準，罪難事，何必灰心！改造環境，祇要有勇氣，又非難事，何必灰心！

傷科　陸士達　孫清帆
上午在法租界四明醫院應診　電話八〇三四四
下午在法租界尚賢坊五十二號應診

崐山白塔港　診所　上海白克路永年里第一弄十一號　崐山南大街一〇〇號
傷科　聞采臣　子貫玉　幼達
時間　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　電話　三六一八七

八仙橋南飛霞路口　電話一〇八六號
恩派亞戲院
重映影典重新片　開幕禮獻華隆映鉅電
今天日夜獻映　楚霸王
開映時間　二時半　五時　七時　九時一刻
座價　樓下一律四角　樓上三角　二樓一律半　日夜一律

內外科　李伯廬
診所　靜安寺路南成都路口同益新邨七號
上午門診　下午出診　電話三四八八九

虎標　頭痛粉
提神醒腦　驅風散邪　頭痛牙痛　即服即止
各大藥房　烟紙店均有出售

好萊塢學園
愚園路一二〇四號　電話二〇八七〇
設備舒適　娛樂高尚之新園地　獨一無二
好萊塢劇團　高尚話劇

亞洲美化廳
電話九七三一六號
電燙一元　男賓理髮二角　女賓理髮三角　水燙六角　火燙
美國奶油燙染
地址雲南路二四一號

會計主任劉葛山先生